

通鑑學要

續編五至六

十二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	一	五	漢
五	九	二	書
八	一	一	
二	五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1	
冊數	15 (12)		
函號	285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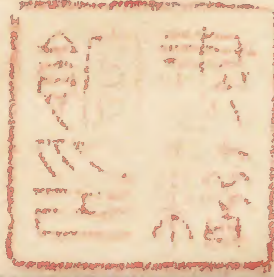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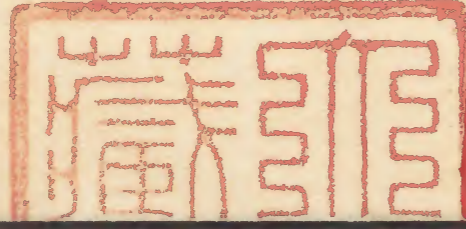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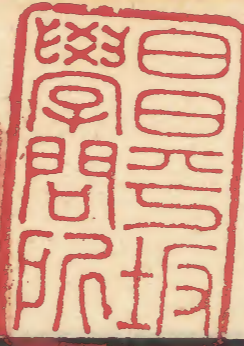




通鑑摩要卷五

續編

淺草文庫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

戊申

建炎二年春正月

金將兀朮犯東京宗澤敗之

雲間 姚培謙平山
張景星二銘 同錄
同學蔣 勲元凱參閱

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
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
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中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
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
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
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三聖以立大
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
澤威聲日著敵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通鑑摩要

續編卷五

宋高宗

一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病。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諡忠簡。

八月。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

給田十五頃。令種時以自給。

冬十二月。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

己酉三年。春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

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說法罷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錡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錡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黃潛善汪

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燾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平

江。○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

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粵。請隆

祐太后臨朝。元祐改號隆祐

傅自負世將以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

恩妄作威福傅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劫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

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

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帝乃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

改元赦書至平江浚謀起兵討之頤浩亦遣人寓書于浚浚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

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勵會韓世忠自鹽城由海道將赴行在浚以

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既而頤浩光世兵

至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傅等憂恐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六軍

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

夏四月帝復位。

復以建炎紀年呂頤浩張浚入見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

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韓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

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

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

冊魏國公粵為皇太子。未幾卒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初劉豫叛降金以豫節度河南州郡帝遣皓如金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斬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管也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大霖雨下詔以四失罪已。

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中丞張守志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作受制于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兢兢慄慄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順助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未悔禍實有未至耳

金兀朮大舉入寇秋閏八月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進七策大要罷和議而修戰略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帝如臨安時升杭州為臨安府

九月。金人陷南京。○禁民漢服。又令髡髮。違者斬之。

冬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今紹興府。

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

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愬欲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以趙鼎為御史中丞。

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

金人至江上。充遣統制陳淬及岳飛帥師迎戰。自辰至未。勝負未決。充率麾下數千人降。遂濟江。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戶部尚書李稅守臣陳邦光率官屬。透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遣人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大罵求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入久之。乃得往。

帝奔明州。今寧波府。

時呂頤浩進航海之策。帝然之。遂如明州。

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江淮統制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於廣德境中。六戰皆捷。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

此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

金人寇明州。張浚使統制楊沂中迎戰於高橋。敗之。

庚戌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温州。

二月。金兀朮引兵北還。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夏四月。帝還越州。升越州為紹興府。

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襲世

忠。世忠敗績。兀朮遂趨江北。

金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

遣蘓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虜兀朮之塔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據懶自維州遣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縷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諜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縷一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兀朮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篙蓬。則不攻自破矣。

兀術然之及天霽風止兀術以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術合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擊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術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徙二帝于五國城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梨栗麵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都大名府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冬十月金人縱秦檜還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

之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讐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故撻懶陰縱之使還也

十一月張浚軍興州遣吳玠守和尚原以拒金和尚原在寶雞縣西

南

辛紹興元年春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成據江淮湖湘十餘州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俊請飛同討許之俊聞成將馬進在筠州遂急趨之飛為先鋒俊合揚沂中絕生米渡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

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後與飛
遇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俊追至江州成勢迫
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
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夏五月岳飛招張用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馬進為
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飛與用俱相人
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
遂帥眾降江淮悉平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
制屯洪州
彈壓盜賊

秋八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年三十為相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檜從而
擠之宗尹免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
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
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冬十一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

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
守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其於
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命諸
將分番迭射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且走設伏於神盆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
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亟刺其鬚髯而遁

壬子二年春正月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夏四月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
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乃命頤浩開
府鎮江頤浩辟文武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
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
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常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
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
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
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劉豫徙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

五月，育太祖後子侁之子伯琮于宮中。

太子專卒，帝未有後。范宗尹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朕若不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詔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臣，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黃廷堅所書，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瑤等二十餘人。

初，召安國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先是秦檜欲傾召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會頤浩薦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勸帝降旨，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張燾程瑤胡世將劉一正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

空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

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下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密禮。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癸丑三年春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

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陷金州。王彥退保石泉。子羽聞彥敗。亟遣人召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

西縣。子羽退保太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撒離喝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耶。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悉降。夏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迎戰。飛即馬上擒之。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祀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先是。至吉州。金人迫之急。遂如虔州。土豪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破之。后稍得安。

冬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先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

甲寅四年夏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湘湖賊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中心脅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踰月破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

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帝悚然至是召冲修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書名辨誣錄由是三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亦著

秋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鼎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是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會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詔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感激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

遂濟師親提騎兵當敵騎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三十
餘所約聞鼓即起擊字董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
將擡不野推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
起奮擊人馬俱斃遂擒擡不野等二百餘人金人驚潰
相蹈藉溺死者甚眾捷聞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帝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戊戌帝發臨安
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趙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
為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
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
也見

十一月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帝召浚於福州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
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受
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喻樗字子材

十二月金兵自淮引還

捷懶屯泗州兀朮屯竹整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
戰世忠遣麾下王愈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
江兀朮曰張樞密夕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浚所下文書
示之兀朮色變夕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浚所下文書
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
斷臣何力之有帝嘗語張浚曰鼎真宰相也天使佐朕
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為
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
提舉臨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
而以讐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
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
未振為可虞議者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
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臣
觀近年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
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
由且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
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
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

所適而可乎。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勿復遣和議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帝賜詔褒諭，而不能用。

乙卯五年春正月，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二月，帝如臨安。

夏四月，上皇卒於金。

年五十四，欲歸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司馬朴、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諡文靖。

時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南劍羅從彥聞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時張浚至潭州，會朝議，召浚還防。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迎，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亟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俱請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太恃其險，曰：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冬十一月，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鯨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丙辰六年秋八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

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請臨建康以圖恢復會諜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更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猗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猗于藕塘。追麟至壽春而還。

猗至藕塘沂中急擊之賊衆大敗猗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即以數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金人聞豫敗始有廢豫之意○沂中一名存中

十二月。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伊川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恠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胡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望下禮官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

丁巳七年春正月何蘚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二月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既無。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逆豫成擒金人可滅帝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請召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鄜瓊素不相下一且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揚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浚艷然曰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即日章乞終喪服步歸廬山浚怒遂以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未幾累詔趣飛還職

秋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鄜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

呂祉殺之

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權遂叛執祉殺之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鄜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冬十月安置張浚於永州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初焞被召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徵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之。及粘沒喝死。飛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金人得書。襲豫廢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飛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世忠亦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戊午八年。金天眷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諡文定。安國彊學力行。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康侯。安國字。

帝定都臨安。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

三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皆以其言為過。

夏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時金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

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

秋七月，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左正言辛次膺以國恥未雪，義難講好，七上疏力諫，不報。

冬十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

參知政事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諸將，帝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臣議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虞，他人所不及。十月，王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鼎豈可去耶。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秦檜言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十一月，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曾開。

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

詔羣臣議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修胡銓。

曾開與從官張燾晏敦復尹焞朱松趙雍等皆極言不可，和銓抗疏言曰：王倫本一狎邪小人，欺罔天聽，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袵。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

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臣竊謂不斬主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監廣州都鹽倉進士吳師古，鉞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石敬瑭國號晉，嘗稱藩，奉貢于契丹。

己未九年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岳飛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譽之，飛乃受命。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夏四月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尚書晏敦復

敦復力詆和議，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踰月罷知衢州。

秋七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兀術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與宋有陰謀，倫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及金人執之。倫見金主，致使指，金主不答，而命耶律紹文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徒倫拘於河間。

庚申十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諡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夏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秦檜以其言不售，甚懼，謂給事中馮檉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召張浚，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檉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六月，同節制陝西諸軍吳玠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

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人，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金兵圍城，錡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敵眾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大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穎河上，置毒穎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接戰，敵大敗，兀朮拔營去，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諸郡，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臯寶相繼敗金人于京西，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師李若虛詣飛營，諭旨班師。」

閏月岳飛收復河南州郡秋七月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

飛留大軍于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以拐子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合師二十萬攻穎昌又敗飛進軍朱仙鎮兀朮還汴飛檄諸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

初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擊金將王鎮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

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自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有

辛酉十一年金皇統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

等將兵救之二月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臯遂復廬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俊與沂中將兵赴淮西錡自太平渡江與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翌日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敗錡等追之又敗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金人死者以萬計乘勝逐北遂復廬州



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請除世忠。俊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拓臯之捷。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

秋七月。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存中嫉之。言于朝曰。淮西之役。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知荆南府。

八月。罷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力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秦檜諷何鑄劾居正奪職。居正之學。根抵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辯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方俟高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斬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乃罷之。○万俟卨音墨。其復姓。高音屑。

冬十月。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許號鵬兒。使人諭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後。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于自具獄。成告檜。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

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計。檜語塞。乃改命萬俟卨。高遂傳會其獄。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韓世忠罷。

初秦檜主和議。世忠力論和議之非。章數上。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且言金人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至是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十一月。和議成。奉表稱臣于金。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界金。

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陝西路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州。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雲與張憲皆棄市。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帝欲為飛營室。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壬戌十二年春正月。何鑄還自金。

初鑄往帝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
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
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許之
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箬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癸亥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
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
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地苦寒陳王悟室聚落也
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
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
地相拍爾皓復辯之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宜而口硬如

林

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
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

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留
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

志不忘君雖蘓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
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

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
子適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

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
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充通問使見左監軍撻懶

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
書抵之曰邵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宜和以來我非無兵也

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
偽楚僭立羣盜蠱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

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
在矣撻懶怒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若明年送邵於豫

使用之邵見豫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之
於獄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及歸

升秘閣修撰弁副王倫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必死
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必死

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
 好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
 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
 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臥起與俱金人迫弁
 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
 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
 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
 訣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
 義爾及還入見便殿弁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
 次迎太后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盟可守而詭詐之
 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陛下
 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賜金帛甚厚檜惡其言
 補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張浚封和國公故稱和公

甲子十四年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

秋七月東京留守王倫為金所殺

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
 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
 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以直道輔相兩朝臣
 臣敢愛一心以辱命遂就死○倫文正公且弟

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初秦檜忌鼎復用諷中丞王次翁等論之不巳貶潮州
 安置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
 而已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范冲邪謀密計轉相
 扇惑以徽無妄之福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
 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
 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乙丑十五年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恐其母計氏年高被禍計氏知
 之誦其父咸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
 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
 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
 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
 怒令臺諫論浚遂貶○左傳後君噬臍喻悔不及事也

丙寅十六年秋九月金劉豫死。

丁卯十七年秋八月故相趙鼎卒於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旨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且念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

戊辰十八年冬十月金兀朮卒。

金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

己巳十九年冬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庚午二十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檜趨朝全挾及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檜親鞠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金人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也詔磔於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使金。

堯弼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南侵之意每事先意逢之

辛未二十一年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忠武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屢誡和議觸秦檜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斬王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春三月。金遷都於燕。

下詔改元。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

甲戌二十四年。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忌錡。附秦檜。殺飛。心術之殊也。遠哉。

以敷文閣待制秦垧修撰實錄院。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喚孽子。煇養之。南省擢為第一。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煇次之。垧

煇子。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垧為榜首。帝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煇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垧第三。時檜之子姪。

姻黨。皆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垧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乙亥二十五年。冬十月。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煇少

師。並令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煇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

檜及煇制。並令致仕。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

戮。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

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檜死。帝謂揚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夏六月。靖康帝卒於金。秋八月。以張

綱參知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戊寅二十八年。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金主亮謂倖臣張仲軻曰。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

大矣。金主曰。彼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琬

嘗謂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時金主恃其疆盛欲大肆征伐以

冬十月金營汴宮

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僕射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秘書郎王十朋對言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臣謂禦戎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用為將相者乃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陛下斷然起而用之可以圖恢復之大計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帝嘉納

己卯二十九年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奏金人欲南侵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僕射沈該疑其引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之意使綸往覘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帝聞其賢召之熹卒不至憲安國從子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抄默誦久之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號籍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勉之讀書力

耕澹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才品為說聖賢之道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太師忠顯公翰之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之復以修身也謂有過者宜速改之不久即復

庚辰三十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辛巳三十一年金世宗雍春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分立兩科從之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右司員外郎王金來賀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禁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責之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土淵聖廟號曰欽宗

○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

金太后徒單氏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弒后並后左右數人皆殺之亮戎服乘馬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糧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金人犯黃牛堡吳璘等敗之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人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人
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起璘于帳中
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
驚即調兵分道而進破之乘勝復秦隴洮三州剛中還
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
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冬十月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陽更名雍。

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
沉靜明達國人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
聞而憂懼會故吏自汴還具言金主弒其母等事且曰
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李石殺副
留守遂即位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亮與
宋戰于海道敗績十一月元不喝等入自東京即位改
元事亮拊髀歎曰我本欲滅宋改元大定豈
非天命乎出其書示之即預志改元事也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射僕

康伯
請也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
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
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
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金主亮臨采石時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退屯采石
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
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
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
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或謂允文曰公受命
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
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
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
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
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大敗之金主亮遂焚其
龍鳳舟率
軍趨揚州

劉錡罷。

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金主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州，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聞曹公烏祿即位於遼陽，遂共謀殺之。金師皆北還。十二月，帝如建康。

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壬三十二年春正月，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帝還臨安。○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卿等毋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閏月，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諡武穆。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徧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惜以疾齎恨而沒。世傳錡通陰陽，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夏四月，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六月，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子即位。○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獄廟朱熹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欲盡棄陝西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於是罷知夔州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芻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冬十二月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時議棄三路遂詔璘班師

通鑑要卷五

通鑑要卷六 續編

張景星二銘
雲閒
姚培謙平山
同錄
同學吳元淵企賢參閱

孝宗皇帝

諱昚太祖六世孫秀王
偶之子在位二十七年

未癸隆興元年春正月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璘得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曰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河池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有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見俊卿問浚動靜
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三月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固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矚之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首為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浚入見奏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

五月史浩免

浩見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因奏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張浚

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捷聞帝手書勞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金亭撤率步騎十萬攻宿州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卻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已出按兵不動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各以所部兵趣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可盡帥可擒河南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幸而金不復南

六月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主和議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至是帝以符

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禮泉觀使奉朝請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浚顯忠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制統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上疏曰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謂敵意欲和

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金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海泗唐鄧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十一月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

冬十一月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王之望為參贊不欲戰奏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之望是金人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

後行未晚也。帝乃手詔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乞召張浚歸國，特委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王十、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大言悞國，以邀美名。祖宗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以為陛下憂之，不聽。朱熹應詔入對，言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思退方倡和議，不悅。熹武學博士。

甲申二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詔，王人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曰：行人何罪，即遣還。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時金人方屯重兵，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

秋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初，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莫不傾心慕焉。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用。至是，湯思退諷尹穡論浚跋扈，浚請解督府，罷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與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卒，諡忠獻。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餘干縣名，屬江西饒州府。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觀氏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冬十月金兵復渡淮。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

勝宿遷人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金人南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連水軍擒金知海州事高文富復海州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時金兵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只帥諸軍拒于淮陽力戰矢盡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至淮陰東中矢墜馬死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思退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悞國鈞致敵人乞斬三人以謝天下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乙酉乾道元年春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丁亥三年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諡武順。

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贈太師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駒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尋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齊田忌與諸公子馳射不勝孫臏曰以君下駒與彼上駒以君上駒與彼中駒以君中駒與彼下駒既馳三輩忌一不勝而再勝乃得千金

冬十一月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若棄僉謀狗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

所不逮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己丑五年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為己任獎廉退抑奔競每接朝士及牧守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之士

庚寅六年夏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太子欲殺

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辛卯七年春正月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又作損齋以寡嗜慾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三月金堊欽宗皇帝於鞏洛之

原以禮

冬十月金主雍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入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壬辰八年春二月朱熹通鑑綱目成按年譜增

起自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訖周世宗已未顯德六年綱目做春秋目做左氏

秋七月金罷保安蘭安權場

金主謂宰臣曰復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甲午淳熙元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諡忠

肅

允文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乙未二年夏四月宴輔臣於玉津園

帝謂丞相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

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
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
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
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丙三年夏六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參知政事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會有言虛
名之士不可用者差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
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
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
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白鹿
洞在南康廬山五老峰下渤與兄涉隱此

丁酉四年夏六月朱熹論孟集註成按年譜增

先是既編論孟集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為集註
語學者曰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
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又曰某論孟集注添
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冬十月周易本義成詩集傳成

己亥六年夏早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
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中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
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交通貨賂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
於朝廷勢成威立中外靡然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
旦夕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宰相趙雄力為救
解乃已

庚子七年春二月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字敬夫丞相浚子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
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
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每進對必自盟於
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
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
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
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
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
遇曾覲觀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窓櫺覲慙手不得下病
且死猶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壬寅九年秋九月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乞奉祠

癸卯十年春正月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洽盡言無隱帝曰卿言無非仁義忠孝可為萬世臣子之法除資政殿大學士慶元二年致仕洽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以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迺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下明詔痛革此習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於

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子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正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幾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

丁未十四年冬十月太上皇崩帝致喪三年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戊申十五年夏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罷

丞相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帝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子入對首存天理過人欲為言時曾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

遂論熹本無學術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

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未踰月再召熹又辭至是投匭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祠熹又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迓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俗擇師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遂不果上

己酉十六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追號雍曰世宗世宗在金諸帝中最高為賢主嘗謂宰相曰卿等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國人號稱小堯舜

二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

光宗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即位五年

庚紹熙元年明昌元年春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道學者

光祖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咸平景德之間至於慶歷嘉祐盛矣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近世朋黨已成忠諫獲罪伏乞

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
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
也讀者至於流涕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
曰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一網去之聖
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
哉帝嘉嘆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辛亥二年冬十一月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
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
遂訴於皇后李氏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
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
王擴為太子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
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性妬悍一日帝浣手
則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于帝啟之
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
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
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
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帝后與壽皇為三宮

壬子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時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
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
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
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癸丑四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志存經濟隆興初土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之永康
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
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
之所將擢用曾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
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
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
江歸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
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
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眸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
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
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
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

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而卒

秋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輒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傳良趣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號泣而隨之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十月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太學生汪安仁

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工部尚書趙彥逾力諫帝始往朝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寅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

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讒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點曰陛下出一即當釋然帝猶未許起居舍人彭龜年伏地叩額血流漬鬢言今日無大於過宮帝曰知之不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
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
慟哭而出從官及彭龜年侍講黃裳著作郎沈有問等
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
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
禮。

壽皇崩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
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正與
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
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遣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
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
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
疾斃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
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
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秋七月丞相留正請建太子
不許稱疾而遁。

尚書左選郎葉適言於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
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
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
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
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
久念欲退間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于庭扶出上表請
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
作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而趙
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時將禪祭趙
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知閣門
事韓侂胄內侍張宗尹關禮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
王甲子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

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間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間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喻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加知閣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業適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侂胄乃寧宗后韓氏季父

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帝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召入經筵○魯莊公之母文姜桓公夫人也與齊侯通桓公為齊所殺文姜益肆而莊公不能制之

九月兵部尚書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

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用知閣門事劉敞計以內批拜深甫為中丞德秀為御史由是言路皆侂胄之人排

斥正士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

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讀朱熹

熹每進講敷陳開析罄竭無隱至是以黃度之去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我冠閣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除熹宮觀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憚矣

寧宗皇帝諱擴光宗第三子在位三十年

卯乙慶元元年春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謀於參知政事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

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女天位遂出知福州國子祭酒李祥言汝愚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國子博士楊簡亦抗疏留汝愚沐劾為黨皆斥之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余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趙汝愚之忠勤李祥楊簡之非黨李沐之回邪乞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中士心侂胄大怒內批編管宏中等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

夏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

汪達等

初理學自程顥程頤傳其徒楊時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流俗忌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名善

類皆不自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願陛下考核真偽，以辯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達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達為狂言，亦被斥。

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後諡忠定。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詔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蓋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丙辰二年，金承安秋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

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時熹家居，上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更號遜翁。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拔洵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監修國史胡紘未達時，嘗謁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統不能異，紘不悅，曰：「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御史沈繼祖詆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元定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

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會偽學黨禁
 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
 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
 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有愛元
 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
 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
 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
 卒學者尊之
 曰西山先生

丁巳三年冬十二月籍偽學。

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
 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凡五十九人

戊午四年秋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
 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故有
 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閣
 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

時有繇竇尚書屈膝
 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以趙師異為工部侍郎。

韓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獻金蒲桃小架上綴
 大珠百餘顆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
 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
 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師異聞之亟市北珠製十
 冠以獻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
 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異
 也侂胄大笑聞者莫
 不鄙之○異同擇

庚申六年春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後諡曰文

其門人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
 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
 繼其絕至熹而始
 著眾以為知言

秋八月太上皇崩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

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祖泰兄祖儉以言事貶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必有教之者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秋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皆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同知樞密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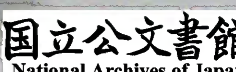
壬戌二年春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官。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鏗死三人亦罷侂謂侂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是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而貶斥者漸還故職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禁私史從韓侂胄請也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歷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略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略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甲子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為北鄙阻鞅等部所擾兵連禍結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侂胄立益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岳飛為鄂王劉光世為鄜王贈宇文虛中為少保追奪秦檜王爵改諡繆醜

乙丑開禧元年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强鄧友龍等請也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閭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丙寅二年元太祖法天賢夏五月下詔伐金

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皇甫斌敗績於唐州

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

柄孝宗孫魏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渡淮遂圍和州

十一月以卸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十二月金

人陷真州寇六合入大散關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

揆還軍下蔡

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歲幣揆許之自和州

退也
下祭

蒙古奇渥温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

姓奇渥温氏諱鐵木真
蒙古部人是為元太祖

丁卯三年夏四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韓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秋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栴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置之於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宗浩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決之信孺還韓

侂胄問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栴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栴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於玉津園詔暴侂

胄罪惡於中外。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中外憂懼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從旁力贊之帝猶未允后請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初韓后卒將立楊后而侂胄不可故怨之誅蘇師旦○

戊辰嘉定元年春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界金。

金遣王柟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

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付柩送金師柩至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冬十月金主璟卒衛王永濟立世宗第七子也

己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夏五月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復自是益

衰

未辛四年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博通下情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時不能用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真祐元年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永

濟而立昇王珣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高琪於懷來

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十二月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

東諸州郡

甲戌七年春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

蒙古平五月金主珣徙都汴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命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啟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遂遣將合兵圍燕京

罷金歲幣

金人屢遣使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韃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韃韃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

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陛下敵驟興不能為我患帝納之遂罷金歲幣

冬十二月金維州李全兵起

全維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蠡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金主還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若阻險羣聚為盜皆衣紅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等皆附之

乙亥八年春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冬

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益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覷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安靜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勸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朝廷之誠則公論自此

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屈伸乃治亂存亡之所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六月詔伐金

寅十一一年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

子守緒會兵入寇由是和好遂絕

卯己十二年春正月金人復大舉圍棗陽夏六月孟宗政扈

再興合擊金人于棗陽大敗之

殺其眾三萬獲其資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

辛巳十四年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秋八

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記綱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為守能用名人推誠擢任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後

貴誠初名與苕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璪之子也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春二月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

邵州防禦使

時揚后專政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

嗚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乃日媒孽竑之失言於帝覲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冬十二月蒙古鐵木真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

蒙古主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天惡殺遣之告陛下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癸未十六年冬十二月金主珣卒子守緒立

一日守緒視朝百官入賀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寘重典金主持不可曰近詔草澤諸人雖涉譏訕不坐法司惟以君門非笑哭之所重杖而遣之

蒙古攻夏夏主遵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德旺自號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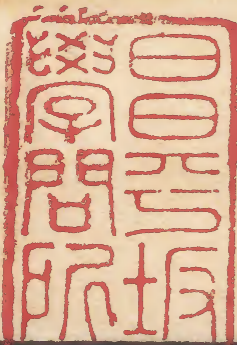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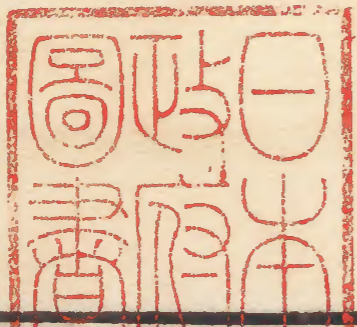
德旺改元乾定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

王子貴誠更名昀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九月以真

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

德秀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了翁當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召試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枋劾了翁狂妄遂辭去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錫爵定諡示學者趨向朝廷從之



通鑑要卷六

通鑑要

綱目卷六

宋寧宗

十五

通鑑纂要

續編卷六

七五

